



布老虎丛书  
随笔系列



# 红之羽

HONG ZHI YU

赵园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丛书  
随笔系列

# 红 之 羽

赵 园/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之羽/赵园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1.9

(布老虎丛书. 随笔系列)

ISBN 7-5313-2373-7

I. 红… II. 赵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6946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113 千字 印张: 6½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 000 册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韩忠良 常 晶

责任校对: 小 舟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---

ISBN 7-5313-2373-7/I·2076 定价: 11.00 元



布老虎丛书  
随笔系列

红之羽 赵 园 著

茱萸集 陈平原 著

文字后的历史 孙 郁 著

吊驴子文 张远山 著

耳朵的立场 周泽雄 著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关于季节的记忆 ..... | 1  |
| 写在冬日 .....    | 7  |
| 寻访激情 .....    | 11 |
| 红之羽 .....     | 16 |
| 走过赣南 .....    | 19 |
| <br>          |    |
| 另类 .....      | 29 |
| 寄宿 .....      | 36 |
| 内外 .....      | 42 |
| 示众 .....      | 47 |
| 记忆洪水 .....    | 52 |
| 集市随笔 .....    | 58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旧日庭院 .....     | 63  |
| 温馨 .....       | 70  |
| “有美一人” .....   | 75  |
| 岁末记吃 .....     | 79  |
| 邻翁 .....       | 83  |
| 养鸟者语 .....     | 87  |
| 收藏 .....       | 93  |
| “简单生活” .....   | 97  |
| 2000 年春天 ..... | 100 |
| 京城夜话 .....     | 104 |
| 岁暮 .....       | 120 |
| 阅读经验（之一） ..... | 128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阅读经验（之二） .....      | 133 |
| 阅读经验（之三） .....      | 138 |
| 梦入天国 .....          | 143 |
| 文字生涯 .....          | 148 |
| 书店情结 .....          | 151 |
| 越界读书 .....          | 154 |
| 学术—人生 .....         | 157 |
| 关于“枕边书” .....       | 160 |
| 蓝袜子 .....           | 163 |
| 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后记 ..... | 166 |
| 《寻访易堂》后记 .....      | 179 |
| 《艰难的选择》新版后记 .....   | 186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北京：城与人》新版后记 ..... | 189 |
| 提供那一时代士大夫的心史 ..... | 192 |
| 拟答问 .....          | 197 |
| 跋 .....            | 202 |



## 关于季节的记忆

古代中国人在季节、时令方面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是如此丰富，以至个人记忆倘若不安置在这样的时间框架中，就难以被辨认与述说。在书斋生活已使得有关季节的感觉钝化之后，我仍试图凭借了这说不清是“自然”抑“人为”的秩序，梳理那些早已零乱不堪的记忆材料，却同时发现了材料的匮乏。或许正是“季节”这概念，妨碍了梳理？“季节”要求公认而醒目的标记，而“个人生活”（尤其在记忆中）却往往边沿模糊，意义含混。但既已着手，仍不妨勉为其难一回，看在这题目下，能写出些什么东西。

### 冬

我能马上记起的，是七一、七二年之交的那个冬天，家乡某专区的招待所。我和衣拥着招待所脏兮兮的被子，读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。连日大雪，空气惨白而冷，室内进进出出的，是和我一样的“老五届”大学生。我家乡的那个省突然做了个与我们性命交关的决定，将文革中分配到河南的五届大学生做一次性处理（当时的说法是“再分配”）。这

当儿被大雪困在招待所中的，多半是未被命运之神眷顾者，面临着被留在乡村的前景而做最后的一搏。那间宿舍中的住客不断变换，新来的人各自寻找门路，行色匆匆，彼此若不相识。至少是，我与他们若不相识：当我写到这里时，竟没有一张脸由记忆中浮出。只有一次，在宿舍外，一个同系的男同学——这张面孔也早已模糊不清——对我说，他知道我的情况，他本人的“政治条件”也不好，因而彼此相当，不妨建立某种关系。

我或许是在那招待所住得较久的一个，其间还曾往返于专区所在地与我插队的县城、公社。我也像我那些命运不济的同伴那样，到“有关部门”软磨硬泡，仅有的招数是不断出现在办事人员的视线中，却不便像早已操练得圆熟之极的男同胞那样，套着近乎递上烟去。我也曾拿着父母在郑州弄来的什么信，去敲某个当局者的门，在不置可否的敷衍中尴尬地走开。其余的时间，就待在床上，读那本《李白与杜甫》。窗下的雪被踩成了烂泥。我并非对窗外的注视毫无知觉，却仍读得专注而麻木。那时我已得知我被留在了我插队的县，且由于档案中的某种我不确知的内容，被认为不便安排在县城教书，分到了一所远离县城的公社中学。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解释，李白、杜甫与我当时的处境有何干系，竟引起了我如此紧张的关注，甚至为此激动不已。远在南方的旧日同窗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大惑不解，说郭某“扬李抑杜”干卿底事！

在那之前与之后，有过不止一个多雪的冬天，我却往往在大雪飘飞的日子，记起那招待所窗外的雪，那专注中的冷漠与麻木。我猜想那固然因了事关杜甫，却更因我需要麻木

自己。我其实是在抵挡屈辱与尴尬。那种沿门行乞般的经验，在我只有一次。当着几个月后我终于回到了郑州，毫不犹豫地就去了城边上的一所简陋破败的中学，对于其他可能的选择无动于衷。

## 春

奇怪的是，当我想到了“春”这个语词，脑际竟像是空空如也。这似乎不大正常。无论我中原的家乡还是京城，漫长的灰黄的冬日都理应引起对春的渴盼。渴盼是有的，但我却少有与春有关的故事。眼下我能记起的，是北京远郊的树色，那透出在树梢处的若有若无的一层青绿。那片树色是我在车上看到的。当时我已经在这我工作至今的研究所，单位曾在早春组织植树。

乘大巴去远郊植树的事，近些年再没有过，但每到早春，我都会如被提示了似的，想到搜寻最早到来的春的消息，却往往错过，待到发现，满城的树早已翠色欲滴。早春像是只在远离城市的乡野驻足，一当踏进城市，即容颜过分艳丽而将苍老。我也仍然会因纷扬的扬花与袅袅的晴丝而心动，却像是并无故事。这很可能只是年龄与记忆的花招，它们将一些最敏感的经验，借用了一个当代作家的形容，将那些“细微如毳毛”的感觉，最先过滤掉了。当然也可能因了表达的障碍：难以述说的经验尚找不到方式呈现自己。

## 夏

当着记忆与“夏”这字样相遇，竟顿然活跃起来，纷至

沓来的印象，大多与中学时代有关，且大半浴着月色。月色中操场上的长谈，周末踏月到附近单位看露天电影，等等。当然夏也意味着无可抵挡的炎热。记得那间由教室改成的拥塞了几十架双人床的宿舍，暑期前最热的那段日子，女孩子们竟打起了赤膊。那会儿的西红柿真便宜得可以，我们整脸盆地买了，放在床下。

最美好的自然还是暑假。路边的白杨树，高处的叶片反射着日光，水银般闪烁流动，接近地面处蒙着一层厚的灰土。你待在家里，慵懒的午后，睡眼惺忪，手边是一本外国小说。只有这夏日才有足够的闲暇，那些小说也就与夏发生了的关系，在我的回想中，都像是氤氲着夏日的气息。尤其俄国小说与忧郁的俄罗斯民歌。我几乎是直接嗅到了干草与麦秸垛的气味。我相信不止一代人，就在这文字与旋律中，渴望着被爱也学习着爱，那种俄罗斯式的忘我的自虐的献祭式的爱，因清洗了肉的气味而益加纯洁、庄重也益加痛苦的爱。直至“改革开放”，驳杂的“20世纪文学”一拥而入，才结束了一个“古典浪漫时代”，与市场化一道，复杂化了不同代者那里“爱”的义涵。但你仍不妨承认，在我读中学的那时代，古典的浪漫的爱充当了诗意之泉，给予过不止一代人滋润与抚慰，是他们“曾经有过青春”的一份证词。

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夏，也非全无可忆。那夏的记忆竟也与爱有关。进入北大“文工团”后，我曾向团内的施姓同学学琵琶。夏夜，北大30斋楼下，像是还残留着丁香花的淡淡气息。我在宿舍里一遍遍地听师傅弹《十面埋伏》、《浔阳夜月》、《飞花点翠》、《彝族舞曲》。去年买了几张民族音乐的CD，放至《彝族舞曲》，竟有触电般的震颤。乐声响

起，复杂的指法弹奏出和弦，繁密而热切。月色，篝火，林间嘈切的私语中，口弦声悠然而起。我其实不便坚持认为这篝火与爱情之夜在夏季；甚至听师傅弹琴也未见得在夏夜——丁香花即提示了那破绽。但我记忆中的《彝族舞曲》却仍然是夏天的故事，惟夏夜才有那热烈与朦胧。骀荡的春风中未及苏醒的情欲，在这当儿苏醒了。文革前的校园，空气已骚动不安，却不能阻止一个大学女生渴望爱与被爱，即使那只是一种方向不明的渴欲，找不到出口的暧昧的激情。

## 秋

奇怪的是，也如对于春，对于秋的迷人之处，我始终未能充分地领略，尽管我的生命秋意已深。秋这季节里也像是没有我自己的故事，没有令我能触电般记起的情境。更可能是，那些故事，那些记忆的碎片隐匿在某一昏暗的角隅，等待着被唤醒并赋予意义。当着我写作本文时，想到的，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北大读研究生时，由图书馆巨大的玻璃窗看到的秋色。由于树种的丰富，我看到了层次丰富的绿与黄，烂漫中隐含着肃杀。似有冬的声息，正在由遥远的天穹冷然而至。当年站在那块玻璃窗前没有想到的，是我此后的一段生命将在秋色中展开。秋是敛抑的季节，理性的季节。这季节宜于沉思，也适于学术。只是当年我未及去想的是，此后的“学术生涯”将有怎样的单调，我的生活在不久后将失去这可供悠然地凭眺的长窗，与这繁富的色彩。

以上记述有可能被作为据以考察“季节-心理”的某种例证。我其实不能确认“季节”在这种私人经验中，仅仅偶

然地充当了景片，还是直接参与了生活、情感过程，“季节”以何种方式、在何种程度上“进入”了生活。这肯定是个复杂的问题。

我也不大懂得“世纪末”、“千禧年”的含义，不知自己所处，是否也如鲁迅所说，是“进向大时代的时代”，自然也就不解何以在这一时刻临近之际人有必要“回眸”。我自知回望之际，所见无不琐碎渺小，与“大时代”无涉，展出在这里，如未经整理的老照片，却还是应约写了这篇文章。仪式行为在人类生活中，总是不可少的吧，我何必要刻意拒绝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？

1999年6月

## 写在冬日

每当秋意渐深，总会意兴萧索，有对于漫长冬日的畏惧。残留在枝头、在日见凛冽的风中抖索的，在行人脚下碎裂的枯叶，会令你适时地想起古昔那些关于秋的感伤的文字。你尚来不及吟味，一场场大风过后，冬就真的来了。

其实冬自有它的美，尤其北国的冬。郁达夫由北京胡同中的冬日，读出了“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”（《北平的四季》）；鲁迅更由北方蓬勃的雪，发现了蕴藏在酷寒中的力（《雪》）。北国的雪在鲁迅的笔下，激情喷薄，宛如冬之精灵。那是另一种生命的张扬，非强有力者即不能如此生动地感知。我想，不会再有更生动的有关雪的描写了。近年来虽因困守书斋，渐失了对于时令的敏感，却也会在风雪之夜由书桌边起身，倚着窗看对面楼下路灯处晶亮地闪烁飞动着的急雪。

冬之美自然因了雪。俨然大自然遵循了“简约”这一原则，雪使世界减却了层次，如国画技法的“留白”，生活因之而单纯化了。丈夫曾在飞机上，俯瞰过俄罗斯的雪野，震撼于那单纯与阔大，说无垠的雪上，一簇簇的黑色，是森

林。我相信正是俄国文学，培养了几代人感动于荒凉阔大之境的能力。在我看来，当人类生活日趋复杂之际，感受单纯与阔大，不妨作为值得珍视的精神能力。只有在冬季，你才能看到天地因青白一色而透明，领略雪霁时分的清寂空明。有时真的需要空旷寂寥，需要这空寂之境以便沉淀、澄清，或者竟什么也不为，只为了享用寂寞。冬意味着敛抑。人如同需要精神的发越，也需要敛抑——这样说或许是对自己习于敛抑的解嘲？

冬的美或许真的要有这样的心境方能领略。还记得看到过的一帧苏联的明信片，深夜的城市街头，雕像上覆盖着雪，似有极深的静，正弥漫开去。尽管已久居京城，我还不曾细读过这城市的冬，所怀念的仍然是乡村的冬日。雪野，连天接地一色的白，灰的是车辙和鞋印，深黑的多半是水。走到近处，或许能听到细细的冰碴碎裂声。我插队的地方，乡民是不作兴大白天关门闭户的，否则即有行为诡秘之嫌，甚至会引起关于房事的猜想——村里的女人们尤其不缺少这方面的想象力。因此你随便去那一家，那家的门都洞开着。或许门槛内正拢着一小堆火，是用麦后刨出来晒干的麦根点燃的。也有的人家舍不得那点麦根，门内由雪地踩进来的鞋底湿成了一片。

童年的冬天也值得怀念。那时的冬冷得多了，屋檐上垂挂着冰溜子，晴日里就滴滴嗒嗒地淌着水。孩子们会趁大人不留神，偷偷将冰溜子掰下来吮。教室里像是不曾生过炉子，记得不止一次被冻得哭出来。课间休息时，同伴们顺墙排成一溜，一个使劲挤着另一个，叫“挤暖和”。还有一种叫做“斗鸡”的游戏，对斗的两方各搬起一只脚，单腿跳



着，相互用膝盖顶撞取暖。

那年月穿的棉袄棉裤多半是家做的，臃肿不堪。我的走式不好，棉鞋常被穿得后跟开线，崴(wǎi)得鞋帮踩在地上。课间上厕所，冻僵的手总系不紧裤带，急得要哭出来——其时人们大多还用的是布带。吴亮策划的那套《日常中国》(江苏美术出版社，1999)到手后，尚未及仔细翻阅，打开第一册，《5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》，一眼看到那幅有着三个小姐的背影的照片，就不禁失笑。那正是我自己当年的模样。不但那些小姐的动作衣着，甚至她们周遭的道路房舍都似曾相识。

这漫长的冬季里仅有的期待，自然是新年与旧年。我的大半生中，惟有中学时期的新年值得怀念。写到这里，像是即刻嗅到了校园中氤氲着的节日空气。那所中学有位能干的音乐教员，也如近二十年的中央电视台，每年早早就投入了排练，因而差不多总能有一台像像样样的新年晚会，直演到午夜，以便听新年钟声而“欢声雷动”。那一晚还另有游艺活动，比如猜灯谜，你可以指望领一份奖，一小袋花生和几块糖果。我于猜谜素无灵感，却也猜中过一回。还记得那谜面是：“当西方世界还是黑夜的时候”，谜底则是我读过的一本苏联小说的书名，“我们这里已是早晨”。高一那年，新年恰轮到我和另一个女孩值夜，就穿了厚棉衣在校园各处巡视，还曾背靠着背坐在班里园地的田埂上闲聊，到后来才发现班主任老师就站在不远处。因了是在新年之夜，那个夜晚，那些田埂上的闲话，都像是很美好似的。

又是岁末。据说这个新年别有深意，我对此却钝于领会。窗外正飘着细雪，是这干旱的冬天的第一场雪。尽管在